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兆洛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苑洛集卷九

明 韓邦奇 撰

正德八年山西鄉試

問黃鍾為萬事根本樂由之而作焉古樂之亡久矣玆欲復雲門之和繼伶倫之妙舍黃鍾何以哉黃鍾定而十二律得矣漢唐而下制作紛紛卒未有得其術者今舉其要而摘其疑與諸士

子商之徵若聲若之何吹而和也細若氣若之何候而應也天地之數十而已黄鍾之實何以用九黄鍾之數九而已黄鍾之長何以用十管員而分方何以容之律正而有變何以通之子為黄鍾之管寅辰午申戌為寸分釐毫絲之數子寅辰為陽是矣午申戌何以屬之陽哉亥為黄鍾之實酉未巳卯丑為寸分釐毫絲之法亥酉未為陰是矣巳卯丑何以屬之陰哉十一律

皆得黄鍾之數而成者又有三分損益何歟十一律皆次黄鍾之序而間者又有隔八相生何歟調有六十乘五而得者也可詳言乎聲有八十四乘七而得者也可指陳乎載觀前古治定功成而禮樂作焉我列聖相承百五十年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諸士子於律呂之學講之有素矣其詳言之毋畧

聖人先得元聲而制器數學者當察器數而求元聲夫

得元聲而制器數上達之妙聖人之神也察器數而求元聲下學之功學者之事也上達不可以頓悟下學亦可以馴致及其成功則一也聖人往矣欲求元聲而不於器數正猶孟子之論聖神而不於善信聖神何自而入哉請因明問而荅之天下之事習則熟熟則精精則神神則上達矣雲門之音既絶舍器數則何所持循哉為荒唐之説者曰欲興古樂必先得元聲不必屑屑於器數之末是未能真積自得而窺元聲之涯者也昔者

聖人不能以一身周天下之用故制為器數以教萬世使升高者之有階梯孔子聞韶於齊當其時戞擊而搏拊者非皆夔倫也而其美如此器數存故也律吕之學歷代諸儒各有論著而是非頗謬於聖人惟漢之班固頗執其樞而宋之蔡氏為得其宗即二子之見律吕可得而言矣盖嘗考之聲有五也必以律而和之假令黄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大吕為宮則夾鍾為商仲吕為角夷則為徵無射為羽其

他律吕亦皆以次而和也氣有十二也必以律而候之假令冬至則黄鍾應氣升伍分一釐三毫大寒則大吕應氣升三分七釐六毫其他律吕亦皆以時而候也天地之數十而黄鍾之實用九者約體之十以為九使損益無奇零之積乃黄鍾之用數也黄鍾之數九而黄鍾之長用十者分用之九以為十使乘積得九九之實乃黄鍾之體數也平置十二分均而方之規而員之有餘不足各四而為全分者一規外四餘不用而得方分者

九此非管員而分方之説乎仲吕之實以三分之不盡
二筭以變律之六而得六三之數因六三之積而乘仲
吕之實此非律正而有變之説乎子一者黄鍾之律也
其寅九則黄鍾之寸數辰八十一則黄鍾之分數午七
百二十九則黄鍾之釐數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則黄鍾
之毫數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則黄鍾之絲數此以一為
一者也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黄鍾之實也
其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黄鍾之寸法未二千一

百八十七為黃鍾之分法巳二百四十三為黃鍾之釐
法卯二十七為黃鍾之毫法丑三為黃鍾之絲法此以
三為一者也午申戌本陰辰而曰陽者豈非以蕤賓夷
則無射三陽律在位邪巳卯丑本陽辰而曰陰者豈非
以林鍾南吕應鍾三陰律在位邪黃鍾一分為九寸林
鍾得九之六太簇得九之八南吕得九之五十分寸之
三姑洗得九之七十分寸之一應鍾蕤賓得全釐大吕
夷則得全毫夾鍾無射得全絲而仲吕則得九之六有

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此十一律之生專主黃鍾而言者也至於黃鍾損一而得林鍾林鍾益一而得太簇太簇損一而得南呂南呂益一而得姑洗姑洗損一而得應鍾應鍾益一而得蕤賓蕤賓損一而得大呂大呂益一而得夷則夷則損一而得夾鍾夾鍾益一而得無射無射損一而得仲呂非以十二律互相生而言之者乎黃鍾而大呂大呂而太簇太簇而夾鍾夾鍾而姑洗姑洗而仲呂仲呂而蕤賓蕤賓而林鍾林鍾而夷則夷

則而南呂南呂而無射無射而應鍾此以陰陽長短之序而言之者也主於黄鍾隔八下生林鍾林鍾隔八上生太簇太簇隔八下生南呂南呂隔八上生姑洗姑洗隔八下生應鍾應鍾隔八上生蕤賓蕤賓隔八下生大呂大呂隔八上生夷則夷則隔八下生夾鍾夾鍾隔八上生無射無射隔八下生仲呂非以十二律相生之序而言之者乎六十調者十二律盡五聲五聲各得十二律以律之十二乘聲之五共六十調所謂乘五而得者

如此八十四聲者十二律盡七聲七聲各得十二律以律之十二乘聲之七共八十四聲所謂乘七而得者如此嗚呼樂者所以象功而昭德也堯欽明而時雍則奏大章舜重華而風動則作大韶荀徒極聲容之盛而無和樂之實則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亦聖人所不取也我列聖相承禮法制而教化脩三綱正而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八風之氣宣而天下之情平矣猗歟盛哉

問論士者以年少則精敏也而新進者多浮薄年邁則老成也而耄期者多倦勤然考之於古有中興漢室而為雲臺之冠者有保障江東而成赤壁之功者有定策隆中而談笑以却曹兵者有決策澶淵而博譙以退遼師者或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或建節而負克敵之志或拜御史而人為之膽落或任招討而賊為之膽寒是皆年少者也而建立乃如此浮薄果足為年少累乎

有起自渭濵而成伐商之功者有膂力既愆而止伐鄭之舉者有使秦而十數言存鄭者有擊先零以萬三百餘人屯田者或以狄仁傑之薦而復唐于周或賀陽城之諫而名重天下或以矍鑠示勇而天子稱嘆或以相業顯名而敵使動容是皆年邁者也而勲名乃如此倦勤果足為年邁累乎將用之於年邁者耶一言成天書之誤者非年少之人也抑用之於年少者耶附

會新法之行者非年邁之人也二者何居而後可其明言之毋隱

君子之建功也必本於道人主之用人也不拘其迹夫天下之事未甞不以得人而興不得人而廢天下之士未甞不以知道為賢不知道為不肖然士之於道也有淺深而見於功業有大小彼黯黯焉不知道為何物者適足以敗天下之事以自償而已矣人主者操天下之衡以權天下之士亦惟舉其賢者而進之取其不肖者

而退之使進之而拘其迹則進賢之路不廣退之而拘其迹則退不肖之法不嚴路不廣則君子或滯於不用法不嚴則小人或幸於茍容是故少而賢也吾進之少而不肖也吾退之老而賢也吾進之老而不肖也吾退之吾知有道而已矣年之老少吾何計哉古者登崇俊良與之共政摧折鎮定付之以爪牙之權咨議論思委之以腹心之寄雖以武王之聖穆公之賢漢唐而下諸君之英武亦必資於太公蹇叔之流或有以興創業中

興之烈或有以成治内捍外之功當是時也擇賢而用之隨才而使之初何嘗論其年之老少乎且新法之行舉天下稱其不便而始終附會之者曾布也人將曰年少者之所為也是豈年少之病哉人自病耳今以一人而盡疑天下之年少者不猶因噎以廢食者乎天書之誤舉朝廷知其不可而一言贊成之者杜鎬也人將曰年邁者之所為也是豈年邁之病哉人自病耳今以一人而盡疑天下之年邁者不猶因刖而廢屨者乎以年

少者而言之孝平不造西漢之鼎已移於巨君之手矣鄧仲華杖策以從光武數言之間而天下之大計以定其為雲臺之冠不亦宜哉獻生不辰東漢之鹿已掎於孟德之手矣周公瑾決策以贊孫權一炬之火而江東之大勢以張其成赤壁之功不亦奇哉老瞞之下江陵也戰檄一示而羣臣失色張昭輩已倡迎降之議合孫吳之勢而却之者亮之所以為人龍也契丹之寇澶淵也邊書一告而中外震駭欽若輩已建出幸之策得高

瓊之助而退之者準之所以為鎖鑰也桓温既入關中王景畧留心江左捫虱而談當世之務可謂三秦豪傑之才矣惜温之不見知金人既陷中原岳鵬舉唾手雲燕建節而負克敵之志可謂南渡精忠之將矣惜檜之不見容温造為御史而劾李祐祐為之膽落其風力可嘉也韓琦任招討而鎮西夏賊為之膽寒其威名可畏也數君子者皆年少之人也而建立乃如此豈奸諛皆如布者哉以年邁者而言之周武怒商受之虐為伐商

之舉得太公以為輔卒成四海永清之功牧野洋洋之頌至今尚昭昭也秦穆信杞子之言為侵鄭之謀忽蹇叔而不聽卒獲三帥被囚之耻良士番番之戒至今尚耿耿也趙充國以萬三百餘人而屯田其智將之流矣當是時先零倡亂於先罪幵脅從於後漢之邊鄙蓋擾擾也卒之罪幵既服而先零亦降充國之功不亦多乎燭之武以十數言而存鄭其辯士之流矣當是時晉軍於函陵秦軍於氾南鄭之社稷蓋岌岌也卒之秦伯既

悅而晉侯亦解之武之功不亦茂乎天后篡唐之號自立為帝罪莫大焉廷誅佞幸而復唐於周者張柬之也陽城論列延齡營救陸贄罪莫測焉廷拜言官而名重天下者張萬福也馬援以矍鑠示勇而天子稱嘆其心可謂壯矣文彥博以相業顯名而敵使動容其儀可以象矣數君子者皆年邁之人也而勲名乃如此豈昏庸皆如鎬者哉為今之計者少不必拘也少而如布之姦詖則斥之如孔明諸人則用之老不必拘也老而如鎬

之昏庸則去之如太公諸人則進之進而用之者皆賢也斥而去之者皆不肖也年之老少吾不得而知之也嗟夫天下之事功未有不本於道者也事功而不本於道是功利私智而已然求人才於三代之上道純而功亦隆求人才於三代之下則亦隨其分之所得而為功之所著耳太公不可尚矣孔明可興禮樂蓋天民之未粹者其餘諸君子或得其一偏而全體之未窺或資之暗合而造詣之未盡故亦能因事而有成隨事而輒效

也其下如布如鎬者得免於王誅亦幸矣何道之足云哉

問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詩曰駟騵彭彭肆伐大商征伐之資於馬也尚矣其制始於黄帝備於周官漢唐宋各有其法而我國家尤為詳悉内有太僕寺矣而府州縣設佐吏以專領之外有行太僕寺矣而苑馬寺設監苑以分領之互市有茶馬也分蕃有圉長也設官何其備歟既有見

馬以給軍又有寄馬以給民既責之以牧養而
又責之以孳息印烙以防之也考課以驗之也
立法何其詳歟若是者宜馬之蕃盛也夫何一
遇小警馬即告乏出帑藏之錢遣市馬之使所
謂見馬寄馬者何在乎經有之學古入官議事
以制是凖今者必酌乎古今舉古人一二事試
與諸士子商確之一馬復三卒内郡之制也令
民自畜馬邊塞之制也至於封君而下以次出

馬官給牝馬歸息什一不有墜於先烈乎府兵既立給錢而市之府兵既變給馬而用之至於一纖一馬息士十萬别色為羣望如雲錦不有裨於國家乎曰官馬曰户馬曰戎馬法亦善矣及保馬之法行而天下之民困當是時也首倡其議而力稱不便者誰歟騏翼鑾鏘獵犺息整居之禍龍驪駮白匈奴肆平城之圍馬之關於成敗亦重矣然則蕃育之有官歲時之有祭宜

也今欲使在内者有有驪有黄之多在外者有既佶且閑之盛其道安在將酌古法而行之歟抑我國家法已詳備今莫若脩其廢墜歟二者

何居

經天下之政存乎法行天下之法存乎人故為治者不患法之不脩而患人之未得吾見法具而不得其人者有矣未見得其人而法有不舉者也馬政之制國朝之經畫已備特承平日久怠於吏而玩於民法固未嘗有

儆也儆之者人也今能一振而作之其所以經天下者沛乎有餘裕焉茍徒是古非今役役於紛更改革之勞而不知脩復之道其爲爲治之累豈小小哉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不我欺也請因明問而復之武王之伐商也有駟騵彭彭之詩魯侯之征淮夷也有淫舍牛馬之誓則馬之用於征伐也尚矣玁狁整居焦穫矣而宣王成薄伐之功者以騏翼異鑾鏘之盛高帝威加海内矣而匈奴肆平城

之圉者以龍驪駁白之多則馬之係於成敗也大矣此歷代以來所以考成分屬有蕃育之官祈休報賜有歲時之祭也以其官而言之其廐有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廐之異其官有三令四令丞五監長之殊而掌之於太僕者漢制也其署有六閑八坊四十八監之類其官有主簿直司圉官牧尉排馬羣頭之屬而領之於太僕者唐制也至於騏驥有院天駟有監天廐有坊既置羣牧司又置羣牧使此在內監牧之法自河北至許

州巳有十八監兩河陜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太原交城又復置馬監既委羣牧司又委守倅兼領此在外監牧之法又非有宋之制乎以其祭而言之春祭馬祖夏則祭先牧秋祭馬社冬則祭馬步者周禮也牲用少牢地用大澤四祭之禮同積柴以燔坎地以埋四神之禮異者隋禮也至於筮日致齋於未祭之先瘞埋燎柴於既祭之後又非開元禮乎肆惟我國家列聖相承立經陳紀叅之於往昔之規斷之以聰明之獨其設官不

為不備矣其立法不為不詳矣是宜馬之蕃盛也邇者青蜀之賊一興邊關之寇少警廄既竭乏馬則玄黃朝廷遣市馬之使帑藏出市馬之錢遂使閭閻之下槽櫪為之一空價值為之騰湧此無他良以我國家長治久安百五十年以來天下雍容於禮樂文章之化熙皥於富壽安樂之天官雖備也世世平則易玩法雖詳也歲久則易湮其欲在内者有有黄有驪之多在外者有既佶且閑之盛不亦難哉策曰準令者必酌乎古將酌古法

而行之歟抑我國家法巳詳備今莫若脩其廢墮歟嗟夫泥古者不通遵先王者無過今舉古人一二事而言之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内郡然也縱民畜牧官不為禁或致馬千匹或致馬數千此邊塞然也是非漢制乎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斷果毅歲周察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

馬此給馬以用也是非唐制乎至於有宋之時有曰官馬畜於監牧者也曰民馬散於編戶者也曰戍馬市於邊郡者也此皆古人之法執事所欲叅酌以行之者而愚生直以為不可也是何也蓋彼法之善者當今既以采而用之矣其不宜於時者則又不可行也載考當時之制內有太僕寺矣而府州縣設佐吏以專領之外有行太僕矣而苑馬寺設監苑以分領之戶市有茶馬也分蓄有圉長也其設官也擬之漢唐宋豈不為尤密乎

令亦取其賢者而任之取其不肖者而退之耳既有見馬以給軍而又有寄馬以給民既責之以收養而又責之以孳息印烙以防之也考課以驗之也其立法也視之漢唐宋豈不為尤密乎今亦摘其弊而袪之舉其墜而興之耳嗚呼祖宗之法至精至備行之天下而無弊傳之萬世而可法令馬政之未舉者則亦講求之未明脩復之未至耳豈可不責之人而惟法之是咎不究乎令而惟古之是圖哉夫以我祖宗精備之法適我聖天

子大有為之日碩俊簡布於朝廷羣能分列於外服竭蹇蹇之忠秉明明之節司太僕者寧無張萬歲其人耶司苑馬者寧無王毛仲其人耶誠一振舉於萎薾之餘剗剔乎奸徼之弊則一縶一馬雲錦成羣亦何難致之有哉若夫孝武上自封君以次出馬官給牝馬歸息什一至安石信曾孝寬之言忽文彦博之議卒行保馬之法而為天下之害則漢宋之敝政不敢屑屑為執事陳也雖然滌腸續骨醫者之技雖妙不如不疾之為愈焦

頭爛額救者之功固多不如不焚之為貴與其畜馬以為用不如無事而不用馬也書曰歸馬於華山之陽此又愚生言外之望也不知執事以為何如

問昔先王經國子民必先食貨而重戎兵肆我列聖法古制治以食貨言之既有邊儲矣復有京運存留之設食宜無不足也而何倉廩每至於空乏既有歲辦矣復有丁傭貨摧之例貨宜無不足也而何帑藏每至於匱竭稽之於古二十

稅一取民何輕也乃有海內庶富之治課役皆免賦民何寛也乃有斗米三錢之效今自山西所急言之邊巳云儲而督併之使屢遣乎廷臣禄巳云班而告乏之疏累陳於藩室厥咎何由乎所以充足之者抑有道乎夫令有緩急而物有重輕歲有凶穰而榖有貴賤食所當平也幣重則民不堪幣輕則民亦患貨所當權也二者古人巳有定制矣而可行於今乎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足食之道也千乘之國藏鏹百萬萬乘之國藏鏹千萬足貨之道也二者當今亦畧施行矣其有合於古乎以戎兵言之內有五府也又設衛所以分屬之綜理周矣外有司衛也又設將臣以總率之經畧備矣稽之於古府兵之制不為不善何以致藩鎮之禍衙廂之制不為不密何以有金人之變今自近日之事言之饑民嘯聚流刦郡縣嘗調

京軍以捕禦矣而飄忽震蕩過無堅城卒賴邊軍以剿之京軍抑不足恃耶套衆驕縱侵竊邊關嘗有邊軍以屯戍矣而憑陵斥突陣無勇將復調京軍以捍之邊軍又不足恃耶其弊安在乎所以振揚之者抑有道乎夫潢池弄兵置而不捕較之捕盜朝歌以安民者孰得得是人而用之盜可弭乎備敵數歲戢兵不戰比之兩炬疑敵一戰而取勝者孰優得是人而用之邊可

備乎夫識時務者在俊傑數者時務之大者也

諸士子其詳言之毋以俊傑為嫌而自讓

有足國之大本有强國之大本食貨者足國之道也而其本在於節用戎兵者强國之道也而其本在於安民用既節則國不期足而自足民既安則國不期强而自强茍務國之足而不本於節用吾知所入者不能給其所出雖頭會箕斂民力愈竭而用益不足矣務國之强而不本於安民吾知本既先撥而戎狄乗之良民善衆

亦且化而為大盗矣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請以是並為明問復葢嘗聞之洪範先食貨於八政故知有天下者不可無財用周官列司馬於六卿故知有天下者不可無戎兵昔者先王因地制貢則壤成賦料丁起役而食貨興矣我國家之制既有邊儲矣復有京運存留之設既有歲辦矣復有丁傭貨推之例其綜理之詳雖夏后之貢成周之徹何以加焉若是者食宜無不足也貨宜無不充也今自山西所急而言之督併之使屢下于邊

陲告乏之疏累陳于藩室噫有由然哉輸於邊者有常數而容兵調集每至若林之多供爭禄者有定額而天潢繁衍乃有螽斯之盛況夫窮民之逋欠災傷之蠲除豪右竊攬代之權貪夫肆侵漁之利其欲粟陳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較不亦難哉為今之計者宜何如耶粟之貴賤所當平也貴則減價以糶之賤則增價以糴之是亦古人備荒之一策也幣之輕重所當權也幣輕則母權子而行幣重則子權母而行是亦古人救時之一

法也今之存積即先王積餘之意脩其廢馬非常之用
寧不足充乎今之預備即先王藏鏹之意舉其墜焉不
時之需寧不足給乎夫然後時檢校以閱其實嚴刑罰
以禁其奸其庚乎食貨之可足矣雖然究其本而言之
不有節用者乎無名之賞賜有度不急之土木不興非
時之遊觀有節無益之冗費不設如是而已耳先王威
諸侯平邦國除盜賊而戎兵興矣我國家之制内有五
府也又設衛所以分屬之外有司衛也又設將臣以總

率之其經畧之備雖商之赫業周之詰揚莫有過焉若此者蠻夷宜率服也盜賊宜屏息也今自近日之事而言之饑民嘯聚流刦郡縣嘗調京軍以捕禦之乃至飄忽震蕩過無堅城而剿之者卒賴邊軍焉是郡縣之變京軍既不足恃矣套衆驕縱侵竊邊關嘗有邊軍以屯戍之乃至斥突憑陵陣無勇將而禦之者又調京軍焉是邊關之變邊軍亦不足恃矣噫有由然哉武弁以甲冑為耻而慕文墨軍士以工賈為業而惡戰鬬況夫坐

作進退之未習而卒不知兵斂㪚鍛礪之未第而兵無完器精鋭或隱於權門老弱多充於部伍其欲摧鋒陷敵折馘執俘不亦難哉為今之計者宜何如耶選將以主兵閲卒以實伍而兵之本以立簡器以利用演陣以教戰而兵之用以備治渤海如龔遂長朝歌如虞詡必求是人而任以捕盜之責備北邊如李牧守雲中如廉范必擇是人而付以備邊之任夫然後鼓之以慶賞震之以刑威庶乎戎兵可振矣雖然究其本而言之不有

安民者乎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盡如是而已耳稽之於古度官禄量國用以徵其租出口錢計算錢以課其丁或至三十稅一者漢之取民可謂寛矣而文景乃有海内庶富之效田有租家有調丁有傭既以為經常之制量事宜度災變差老少又以為減除之權或至課役皆免者唐之取民可謂輕矣而太宗乃有斗米三錢之效此漢唐食貨之大畧也府兵之制不為不善而卒致藩鎮之禍者府兵之制壞

而彍騎之兵興彍騎之兵變而藩鎮之權重至其末年朝廷行姑息之政强將擁不制之兵而唐亡矣衙廂之兵不為不密而卒致金人之變者藩鎮之權釋而兵始弱保甲之法行而民始困至其末年主之以非人用之以妖術而宋危矣此唐宋戎兵之大畧也或始焉粗備而僅致小康或終焉不戢而卒成大禍漢唐宋之所以為漢唐宋也曷足以為當時法而孰事陳哉

嘉靖七年順天府鄉試

問數載乎理理寓於數數非理莫立理非數莫彰理之備而數之顯莫過於圖書昔者圖出于河伏羲因圖以畫卦文周因畫以繫辭筮者其用之一也書出于洛大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義筮者其目之一也易至朱子作啓蒙以盡乎蓍之變範至蔡子作皇極以通乎蓍之用然易之揲以四範之揲以三奇偶殊其用宜若相背矣其分卦揲歸之法通變極數之妙考占



成業之義乃又㕘同契合者何也竊又疑之易經四聖而始成範乃成於蔡子一人之手而其數之妙直與大易同流似非三代以還儒者之所能到也其或別有所授乎易爻用變今載之經惟九六耳朱子筮儀四爻五爻之變乃用之卦不變之爻易無七八之爻也何自而占乎不知於孔子大傳之說合乎否乎抑亦別有說乎河圖洛書數之大者也諸士子究心乆矣其詳

言之勿隱

對數之為用有不同而聖賢之著述亦不同其理則一而已矣理之一則不害其用之不同著述之不同也聖賢之著述豈聖賢自為一端臆想之說哉數有是理也聖賢為之著述以發其藴耳聖賢何以知之也揆之理而已矣聖賢之著述一於理也學者論聖賢之著述也亦一於理而已矣請因明問而答之道原於一而散於萬原者理也散者數也天下有不同之數而無不同之

理理者數之神宰也數者理之形象也非理則數不生非數則理不著舍數而言理者虛無之學也舍理而言數者技術之流也故吾道者合理與數而言之也昔者伏羲氏繼天而王龍馬負圖出於河所謂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者是也卦之理寓焉伏羲因而則之以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六十四卦既成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筮則用之一耳大禹治水成功神龜負書出於洛所謂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是也範之理寓焉禹因
而陳之以為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
福極之九疇九疇既列箕子衍其義武王傳其學筮則
目之一耳易筮起於前古至朱子作啓蒙以盡乎蓍之
變其揲也以四三變而一爻具九變而小成乾一兊二
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抵卦至於八圖之秘
固已泄矣由是十有八變而大成觸類而長之六十四
卦之變而四千九十六卦於是乎備天下之疑決焉天

下之業定焉範箕前無所考至蔡子作皇極以通乎蓍之用其揲也以三一揲而綱以立再揲而目以具一一為一一二為二一三為三二一為四二二為五二三為六三一為七三二為八三三為九大抵數至於九書之秘固已泄矣四揲而八十一章成由是觸類而長之至於八揲而四會六千五百六十一數於是乎備天命人事由是較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易之揲四而其變三體方而用員者也範之揲三而其變二體員而用方者

也此執事所謂分卦揲歸之法通變極數之妙考占成業之義無一不同者蓋理之同也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數矣夫易廣矣大矣而範之數直與之同流執事疑非蔡子之作愚生亦謂數學自易以後雖代有作者經世做於易而為之者也大玄潛虛之類支離破碎强合難通未有如範數之大不用乎易而能準乎易者此必上世以來有所秘傳混於丹竈之家而蔡子得之於異人之授不然則蔡子既聖矣乎何以能作也孔子曰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乾之羣龍用九坤之永貞用六今朱子啟蒙考占之法四爻五爻之變乃占之卦不變之爻易之爻非九則六而不變之爻非七則八也易無七八之爻何自而占乎且於孔子觀變之說有不合矣意者義理則先儒之論精詳至到無可言者至於名物度數雖聖人亦有未及學而或不盡者也夫天下古今理而已矣理之同也遵之不以為阿理未同也議之不以為僭此末學之臆見或亦執事發問之意也大哉數

乎天非數不覆地非數不載人非數不成彰往知來者數也通幽達變者數也藏神顯化者數也數豈易言哉令執事問及愚生則不敢然也然未知其是否謹對

問威天下在乎兵而主兵者在於將吳子有言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將固不可以不知兵矣嘗即一二兵法而觀之途有所不由也不由崤澠者成七國之功由壺頭者致五溪之敗城有所不攻也不攻華費者完兵而

深入攻郢郡者衆潰而走死君命有所不受也
叱吳使之說者成覇越之功拒長史之謀者含
格天之業士卒當如愛子也與士卒分勞苦者
著績于河西不恤士卒饑寒者見殺於安陽數
將於兵法合之則成違之則敗是固然矣然有
可疑者爭北山而敗高陵不可向也或以麛馬
鞍山而取勝以卒神而勝妖術似可用也或以
用六甲而致敗臨泜水而退舍全軍宜矣何退

舍淍水者卒至喪師日夜行三百里敗走宜矣何日夜行二百里者卒至成功是又於兵法也或同合而成敗頓殊或同違而勝負特異然則為將者將無事於兵法乎其或兵法之變有非可以常法拘乎文事武備皆諸士子分内事也毋曰吾儒生未學於軍旅

對有用兵之常有用兵之變常者固兵法也變者亦兵法也自其常而觀之合乎兵法者知兵法者也自其變

而觀之合乎兵法者固知兵法者也不合乎兵法者亦知兵法者也夫兵者隨機應變因敵制勝者也何常形之有哉昔趙括能讀父書奢不能難岳飛好野戰不用古法蓋飛知變而括不知變也觀乎此則可以答明問矣夫威天下在於兵而主兵者在於將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為將者固不可不知兵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微乎微乎應形於無窮而談兵者又不可不知變也崤澠誠不可由也亞夫於是竟走藍田所

謂途有所不由者而馬援之困敗葢不知壺頭之不可由矣華貴誠不可攻也曹公所以深入徐州所謂城有所不攻者而沈攸之之走死葢不知郢郡之不可攻矣越王許吳王之成范蠡不從其命乃叱王孫雄之請而遂成霸越之功董卓挾漢帝之命皇甫嵩欲赴其召乃忽梁衍之謀而竟就匹夫之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蠡則知之而嵩不知也吳起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守河西而拒强秦之兵宋義置酒大會不恤士卒之凍

餒留安陽而致項羽之誅愛士卒當如愛子起則知之而義不知也數將者其於兵法合之則成違之則敗所謂合之者知兵法者也不合者不知兵法者也兵法之常也高陵不可向也趙奢先拒北山秦師爭山不得秦師大敗劉備先據馬鞍山陸遜四面蹙之漢師大敗蓋遜以乘勝之兵蹙備已敗之兵是得夫激水之疾可以漂石之意若秦師大敗則兩軍相敵未有勝負者也豈可槩論乎祥疑所當禁也田單令一卒為神以破燕者

田單智勇之將乘忿怒之軍志復宗國是得夫能愚士卒耳目之意若郭京之敗則市井無頼原不知兵者也豈可以同語乎陽處父退舍於泜水此合令半濟而擊之之法符堅駐軍於淝水揮兵使却亦合此法也退不可止而大敗者盖堅軍無紀律耳是豈知法令孰嚴之旨哉魏武日夜行三百里逐先主于當陽正犯百里爭利則擒之法唐太宗日夜行二百里追宋金剛于雀鼠谷亦犯此法也遂破金剛而大捷者盖金剛已敗沮耳

是豈非其疾如風之旨哉所謂合之者固知兵法者也不合者亦知兵法者也兵法之變也即是而觀之則常者固常也而變者亦常也孫子有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也兵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變之一字其用兵之最要者乎抑又有說焉兵凶器也黷之則危然昔有周當成康之時四方無虞九夷通道矣召公告以張皇六師周公告以詰爾戎兵二公豈導君以威武者哉蓋人主

於天下無事之時多留心於儀文制度之間以為藻飾太平之具至於兵之一事往往視為不急之務言之者以為不祥為之者以為多事及天下卒然有變則茫然無以為應奸人賊子得以肆其滔天之惡而天下遂至於大亂唐玄宗之時何等全勝之天下也安祿山漁陽一鼓而諸鎮瓦解乘輿播越矣今天下萬國乂治百蠻欵塞庶職奉法文章禮樂閭巷彬彬而愚生之慮以為所因循而不振者兵與將耳此亦或執事未發之意也

敢僭言之謹對

問天下之大勢在外則邊陲在內則郡邑邊陲所以禦外侮郡邑所以安內治也今邊陲之上軍士怯怠矣紀綱陵遲矣帑藏空虛矣其何以禦外乎郡邑之中風俗頹敗矣盜賊竊發矣生民困瘁矣安在其安內乎致是者厥咎何由也今所以處之者何道也遐想古之人教步兵于澤潞者天下推勇誅亂將於朔方者諸鎮奉法屯

要害浚溝渠而興屯田者羌夷降敗是皆名將也得是人而用之軍氣可振帑藏可足紀綱可伸歟守蜀郡者治崇禮義長朝歌者人稱神明勸農桑重牧養而禁奢侈者郡有蓄積是皆良吏也得是人而用之民生可蘇盜賊可息風俗可淳歟古人未嘗借才于異代令天下文武之士歲進幾千人獨無是人出于其間歟抑或有之而莫之用歟此天下剥膚之弊而廟堂之所

欲聞者也諸士子其縱言之主司者爲之達

有致弊之源有拯弊之道然欲拯其弊當先究其源拯弊而不究其源是猶醫者之治病苟不究乎病源之所在抑何以施治療之法哉生也恭承明問而有以知前日致弊之源今日拯弊之道矣天下之道二義與利之間也天下尚義則治尚利則亂前日之致弊者利也今日拯弊之道亦有義而已矣仰我聖天子在上日勤聖學總攬乾綱備二帝三王之德則固宜有太和雍熙之

治也而天下之弊如執事所言種種者何哉在邊陲帥臣格之也在郡縣有司格之也自正德十六年間權奸相繼用事政以賄成我祖宗以來生養安全之道禮義廉恥之教綱紀法度之制掃蕩無幾外而邊陲之將內而郡縣之吏陟者以利而超遷黜者以利而幸免而將與吏多不得其人矣將既不得其人則邊陲之上軍士不得不怯怠帑藏不得不空虛紀綱不得不陵遲也吏既不得其人則郡縣之內生民不得不困瘁盜賊不得

不竊發風俗不得不頹敗也是前日所以致是弊者無他利而已矣知前日所以致弊之源則今日所以拯弊之道可得而言矣蓋嘗聞之士有百善惟廉為最士有百惡惟貪為最蓋廉則衆欲皆伏而達之於政自無不善貪則衆欲皆起而達之於政自不能善廉者義之大也貪者不義之大也是故今日之所急者義而已矣必也絶請托之私重苞苴之禁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典則前日之私既足以驅天下於利而今日之公獨不足

以驅天下於義乎誠使邊陲之將郡縣之吏皆忘一身之私秉為國之公則前日之弊將不革而自除焉不然則操演雖勤徒足以為觀聽之具轉輸雖多徒足以長侵漁之奸誅戮雖嚴徒足以激凶頑之怨矣邊陲何自而理哉蠲賑雖頻徒足以資里書之欺捕詰雖急徒足以貽地方之擾教戒雖切徒足以為文具之虛矣郡縣何自而治哉遐想古人李抱真之帥澤潞也教習步兵而天下推勇郭子儀之至朔方也按誅亂將而諸鎮奉

法趙充國屯要害浚溝渠而興屯田於是羌夷降敗是皆名將也得是人而布之邊陲之上如李抱真馬何患乎軍士之不振如郭子儀馬何患乎紀綱之不伸如趙充國馬何患乎帑藏之不足今武舉之選世襲之胄多矣其中獨無是人歟文翁之守蜀郡也建立學校而治崇禮義虞詡之長朝歌也誘擒盜賊而人稱神明龔遂勸農桑重牧養而禁奢侈於是郡有蓄積是皆良吏也得是人而布於郡縣之中如文翁馬何患乎風俗之不

淳如虞詡焉何患乎盜賊之不息如龔遂焉何患乎民生之不安今科目之舉畿藩之貢多矣其中獨無是人歟易曰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夫天下之勢在外則邊陲在內則郡縣今邊陲之上郡縣之內其弊如此可謂蠱之極矣然則今日治蠱之責能無勞於聖天子之心乎先甲後甲治蠱之道也程子曰治蠱者先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後慮其所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今日拯弊之要無踰于

此者矣雖然竊又嘗究理亂之勢推盛衰之迹乃既為今日憂而又為今日喜書曰天閟毖我成功所然則今日聖天子承先朝之大弊雖不能不釐宵旰之憂而其所以弘中興之業永萬世之譽者亦豈不在於是乎是故商道不衰無以成高宗之名周道不衰無以見宣王之績今天下行將太平矣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敢為今日誦謹對

苑洛集卷九

苑洛集卷十

明 韓邦奇 撰

妾薄命

昔郎年少時妾在蘭閨中見郎錦城西緑駬嘶春風妾作郎家婦郎行萬里舟妾心無所顧欲作長江流妾不如春月花開到郎側郎心匪飄風妾無傾城色桃花紅復紅江水深復深花紅强似面水深不如心

流螢度珠簾秋夜長無極為郎製羅衣淚痕密如織
妾始嫁郎時永言受郎恩但得郎舟回妾願鎖長門
歲序不可轉六月或清霜郎豈無歸日時復理紅裝

買劔曲

千金買寶劔百金裝赤鞘意欲獻上方騎馬長安道
劔拔風塵昏囊貯血肉腥古来游俠兒一擲雙丸青
瀚海憶項珉天山起鼙鼓落日照轅門將軍怒如虎
年少氣亦俠常思萬戶侯磨刀桑乾河欲唱大刀頭

金印大如斗旌旗百尺高不上燕然山不插侍中貂
少小事戎行生長亦朔漠君恩重如山鐵衣輕如葛
朔風蕭蕭來七月如深秋馬騰槽邊嘶笑取金絡頭
男兒介冑身死葬崑崙山却笑班將軍生入玉門關

玄庵

大化運氣機綱維不可測至性有淵源於人見天則一
覺明真境西方談空色啟關走龍虎揮神凌八極是非
千萬載大易重消息

雜意

崑崗峻且崇鑿出雙玉華磨之勞沙石堅好無纖瑕製為雙玎璫組以雜玄黄其價且萬鎰以佩君子裳

貴陽長靈杉千章百尺高秋來動風色雲外起天濤負此棟梁材生之萬山隈世無魯公輸千載委荆萊

金門多良竹春風生新枝猗猗青且堅薄言一采之物用各各殊感之重嗟吁或為虞廷簫或為吳姬竽

灼灼檻中花日結紅芳友惜此妍麗資藤折佳人手幽

草澗邊生春發秋還榮三嘆犧牛身使我淚沾纓

晉溪

峩峩太原山混混晉溪水山有合抱材水有蛟螭起合抱作棟梁蛟螭興雲雨棟梁無條枝雲雨或愆期造化有不能物豈無參差奮飛從神龍未必乏行施遽命許旌陽我心實傷悲

渭濱叟

西伯本事商後車載老人豈期牧之野空有十亂臣我

獨負鷹揚談笑誅商辛峩峩首陽山其下渭之濵

渭水至首陽山下東入河夷齊餓死首陽山

周公居東　周公聖人又王室懿親進退之際天下安危係之被讒居東二年餘召公太公未嘗發一言援釋及成王卜風雷之變得周公請命之書二公猶以為不知聖人舉動未易言也

周公王懿親進退係安危居東二年餘四海皆嗟咨二公位阿衡未見出一詞王以風雷變出郊親逆之各各

懷忠誠二公心始知

成王悟二公之心白矣

鵩聲至

洛陽鵩聲至爾意亦何勤宋室諸縉紳誰為達紫宸莫謂禽無知性或靈於人負爾數聲血千載徒悲辛

徐世勣 世勣與褚遂良同受太宗顧命曰佳兒佳婦皆以付卿後高宗欲廢皇后立武氏遂良不可世勣勸成之世勣以其孫敬業有滅族相

使入林麓縱火焚之敬業倉卒無所逃引佩刀
剖馬腹匿腹內火過浴血出後敬業討武氏之
罪不克死之遂族徐氏
宗室殺欲盡汙穢蒸宸扆太宗托孤心是誰亂唐紀智
哉浴血兒火燒不能死火燒兒不死于以見天理
敬業死徐族不滅
駱賓王　武氏篡唐改號周然知任狄梁公武氏
欲以天下與武氏梁公曰陛下以天下與太子

則千秋萬歲後血食於太廟若與武氏未聞姪為天子祔姑於廟者也乃移中宗於東宮後五王擁立中宗勒武氏還宮初武氏臨朝時駱賓王佐李敬業討武氏罪不克死之

狄梁回充北房州還東宮敬業仲大義揮戈振群蒙烈實王檄如日當天中寧為敬業死不立狄梁功

張紫巖浚 當時立主和議浚始終不從宋儒與之曲端以直遂見誅岳飛以忤觸見擠

黄閣主和議紫巖志恢復聽之真可人誰有孔明腹曲
端既已誅武穆見忤觸試使當筵舞再蒙宣和辱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殷謝　浩不出衆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安不
出衆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後天子徵浩桓
温辟安皆起
深源與安石皆為士望宗天子徵浩入于以抗桓公嗟
嗟桓晉閫誰復識變通智哉東山子蒼生戲高茹感此

殷謝事成敗論英雄

高崧餞安於新亭戲曰昔安石當如蒼生何今蒼生當如安石何

人不歸

憶我莫苦吟苦吟傷子心寄子莫忘歸忘歸失我依清清在山泉忽為九仞淵流水不復返我心日慘慘客自河曲來寄我雙鯉魚長跪接鯉魚或有尺素書剖魚乃空腹使我心成疽生此女子身不如委溝渠

金臺送士人歸關中

朔風驚客耳歸興難攀牽遊韁繫長柳帶劍登祖筵把酒共嘆息逼側何足憐霜雪蔽天地征裘獨蹁躚衆芳滿洲渚老鴈新饑還君志在商嶺浩歌出幽燕閑雲落南浦野鳥入青天誰愛黄金臺不必重凄然

槃谷　王侍郎圖

王子自閩来楸楸顔色枯須臾隕雙淚語我槃谷圖旻天覆下土林鴉亦哺雛我獨失其怙懷抱泣呱呱哀此

北堂人青春撫遺孤中道復棄捐旻天降霣膺晨鷄入
省視犉犉鮮盤壺令也稍豐裕肥甘逮妻孥敝廬多寒
暑簟裀無裼蒲冠裳錫雙誥安得奉桑榆旻天霣下土
不聞予號呼桐棺薄如墨土淺且墳壚兹能讀喪禮空
有龍虎區朝露零春華秋霜寒如鋪牲醴亦嘉旨安得
奉庖厨旻天霣下土胡戾獨予誅空山栢如金其味苦
如荼茫茫風木恨直與乾坤俱聞之重感傷為君歌且
都努力樹名德毋愧曾閔徒

東郭遺叟　雷給舍翁

給舍展絹帙示我遺叟行讀之三嘆息乃識虛與盈遺叟尚玄德位獨弗稱情給舍珪璋器唾手公與卿遺叟吳皐彥早歲負才名持筆謁天曹文章冠群英令觀鐵輔地遍野甘棠生温温清苑判施澤先孤惸挺挺松栢資虬枝霜雪勁啞被鶯與燕視我同春榮玄鶴已千仞刷羽雲霄鳴郭東有梅竹良友堪同盟相隨詠舞雩心與賢聖幷

富陽民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獄中集古　東岩同扉

天地身何往故鄉不可思蕭蕭北風勁慘慘中腸悲多

病久加飯開懷無愧辭眼前列杻械報主爾何遲

右一寄杜位二赤谷三江村四送方書記五雨

六詠懷七草堂八有感

徘徊虎穴上性命由他人漂梗無安地塗泥任此身浮生看物變薄宦走風塵烱烱一心在天高難重陳

右一寄贊上人二懷鄭司戸三征夫四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五又示兩兒六贈別何邕七嚴武

八奉贈鮮于京兆

赤縣昔同遊忽在天一方危時暫相見鬚髮各已蒼陰風千里來歲暮有嚴霜人間夜寥閴落月潲屋梁出處同世網涕淚濺我裳平生方寸心嫉惡懷剛腸痛憤寄所宣激烈思時康皇皇太宗業道德仰令王丈夫誓許國志士懷感傷吾道正羈束眞宰意茫茫

右一贈蘇四徯二戍都府三送舍弟赴齊州四贈衛八處士五吴侍御江上宅六壯遊七夜聽許十誦詩八夢李白九鄭公虔十柳少府十一

舟中苦熱十二壯遊十三義鶻十四夏夜歎十五北征十六洛城玄元皇帝廟十七前出塞曲十八贈李四丈十九觀水漲二十遣興

樓角凌風迥夜深露氣清今夕復何夕寂寞壯心驚故國十年別轉衰病相嬰妻子隔絶久萬里正含情惆悵年半百何得尚浮名鴟鴞志意滿豺虎正縱横麒麟鳳在赤霄赤驥頓長纓志士淚如水忠臣氣不平挺身艱難際萬古一死生感恩義不小永懷丹鳳城

右一東樓二玩月呈漢中王三贈衛八處士四

歳暮五容居六春陵行七述懷八客夜九立秋

後題十水檻遣興十一病栢十二久客十三幽

人十四述懷十五聽楊氏歌十六嚴武十七送

韋評事十八詠懷十九送盧侍郎二十送覃二

判官

右集杜

感激平生意此心誰見明與君歌一曲一半是秦聲

右一贈易秀才二鄴中王大勸入石門山三將進酒四觀胡人吹笛

狂風吹古月腸斷白楊聲寒雪梅中盡空歌懷友生

右一司馬將軍歌二上留田行三宮中行樂詞其七四九日

燕臣昔慟哭千載為悲辛聖代復元古如君何足珍

右一古風其三十七二古風其四十八三古風其一四效古其二

鴈度秋色遠林光淡碧滋長歌盡白日不覺鬢成絲

右一摘蒼耳作二與賈至舍人三遊南陽白水

四上三峽

欝悒獨愁坐煙蘿欲暝時秦雲起嶺樹及此有相思

右一酬崔五郎中二遊昌禪師山池三登新平

樓四遊秋浦白笴歌

獻納青雲際狂言非至公何由返初服美酒沽新豐

右一答高山人二桂席江上待三過盧郎中四

效古

歲落衆芳歇秋來百草生萬重關塞斷慷慨淚沾纓

右一太原早秋二贈閭丘宿松三奔亡道中四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

昔獻長楊賦風雲四海生遭逢聖明主禮樂秀群英

右一答杜秀才五松見贈二讀諸葛武侯傳贈

崔少府三書情贈蔡舍人雄四留別金陵諸公

潛虬隱尺水海鳥知天風霜鬓兩邊白出門悲路窮

右一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二贈任城盧主簿三贈友人其三四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蹭蹬遭讒毀空懷戀主情賢人當重寄或冀一人生

右一贈張相鎬其二二觀胡人吹笛三贈昇州王使君忠臣四繫尋陽上崔相渙

朔雲橫天高遠海動風色蕭颯望中來摧殘梧桐葉感歎發秋興蒼然五情熱長安如夢中雲山萬里隔前期浩漫漫落日歸心絶生事如轉蓬一官已髮白昨日東

樓醉綠楊正可折今兹大火落已屬流芳歇壯心惜暮年歲光屢奔迫天地一浮雲生死殊飄忽李斯上蔡門窮途方慟哭張翰江東去清風洒蘭雪世路今太行非時將安適結心寄青松千春卧蓬闕且復命酒樽浩歌待明月

右一酬崔五郎中二早秋贈裴十七三王真公主别館四塞下曲其四五峴山懷古六古風其五七送陸判官八望夫山九登敬山亭南望懷

古十蘇武十一贈從兄少府十二贈韋祕書十三魯中東樓醉起十四書懷寄從弟十五將遊衡岳過雙松亭十六送崔十二遊天竺十七玉壺吟十八淮南卧病書懷十九贈别從甥高五二十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二十一留别于十一兄逖二十二古風其五十四二十三送張舍人之江東二十四别魯頌二十五擬古其七二十六擬古二十七望黄鶴樓二十八天台曉望

二十九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三十春日醉起

言志

空名適自誤寡識冒天刑應念投沙客多愧魯連生感此三嘆息淚滿逐臣纓白日在青天為君前致辭我本草間人幸遭聖明時投軀寄天下遠為千載期一度浙江北茫然使心悲世路成奔峭萬姓危朝霜修蛇横洞庭獨坐傷激揚六駮食猛虎剪棘樹蘭芳獻書入金闕著論談興亡浮雲蔽紫闥虹霓掩天光黄金消衆口青

蝇遂成究其事竟不就小節豈足言松栢本孤直虬龍盤古根瑶草寒不死猶懷明主恩

右一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二望鸚鵡洲三贈漢陽輔録事四聞李太尉大舉秦兵五遊大山六觀番人吹笛七還山留别金門知已八書懷贈南陵常贊府九讀諸葛武侯傳十訓崔郎中十一鄴中王大勸入石門山幽居十二尋魯城北范居士十三贈上判官十四送王屋山人十

五經亂將避地剡中十六獄中上崔相十七荆
州賊平臨洞庭言懷作十八贈從孫義興宰銘
十九送張秀才從軍二十叙舊贈江陽宰二十
一金門答蘇秀才二十二贈别舍人弟二十三
古風其三十七二十四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
侯二十五送薛九被讒去魯二十六書情贈蔡
舍人雄二十七贈張相鎬二十八贈從兄襄陽
少府皓二十九古風其十二三十贈宣城趙太

守悦三十一送郄昂謫巴中三十二同王昌齡

旅第

右集李

齋居　時隷司徒卿

奉天承帝戒東省肅齋居竹蔭春階月燈明夜榻書天風傳禁漏郊露濕鑾輿清曉朝班事兢兢整珮琚

暮鴉巢樹定春望正漫漫月夜地曹靜風郊天仗寒萬年周社稷百辟漢衣冠深愧書生腐惟餘一寸丹

九日邀石泉大司寇

虛館晝無事秋光驚客心踈籬三逕菊斜日萬家砧行役嗟歸鴈幽情望遠岑瓿中有桑落相對一豪吟

萬里荒城暮三秋使節來共擕杜陵酒同上越王臺俊逸知高興踈狂愧非才過從能幾度早晚鷺車回

春岡

岡自嵩高發春來旺氣生卿雲千樹合修竹萬竿清漢野曾龍卧周岐有鳳鳴地靈久融結今日見鍾英

送唐中丞撫蜀

聖主憂三蜀中丞憲府開西南全勝地經濟出群才節鉞辭楓陛風霜動栢臺鷺車應早發聞有御中催

送梅溪

寒江歸去晚秋樹望中疎霜沒金蟾影風傳玉鴈書青山依别浦白髪對征車相送萬餘里思君入夢初

送光禄大夫王子之南都時以九廟功成還

聖皇崇孝理恩命被儀臣帝里龍蟠舊仙槎鳳覽新十

年負才略九廟見忠勤暫爾留都試行當侍紫宸

萬給舍櫂山東少參

畫舫春江渡臺高鳳欲翔風生青瑣闥花靜紫微堂報政聞齊魯封章動廟廊經綸應不負咫尺仲尼鄉

送錢銀臺自考部之南都

考功天部客長嘯出春明祖席開燕閣繁花發帝城晚風催去舫新月照行旌聖主思弘化應還召賈生

盧秋官辭京部之南部為親也

帝里青春好千家桃李開君翻辭玉闕誰不愛金臺望

切秋雲迴心驚暮日催即令承彩服朝夕奉霞盃

詩寄端溪一首

端溪天下士高卧在林泉四海蒼生望千年道學傳聖

皇令側席君子好彈冠王佐明時彦風流陋謝安

節婦義女　為楊侍御題

悲風起天暮開帙感雙真綠藿偏傾日芳梅未識春三

秋深夜雨百折歲寒身誰秉如椽筆休令漫泯淪

西盤冢宰奏功入京

北闕趨環佩南都報治成百僚師揆度四海仰均平輕舸過天蕩高標拂月明此行應簡在天子舊知名

浙上送遼谷　無涯白石入廣五泉明農今復見

子傷哉獨為四子耶

知已半零落生離幾愴神忽逢洛下客亦是嶺南人時事頻相問憂心未敢陳京華四千里回首一沾巾

送劉司訓罷歸蜀

萬里川南道秋深感慨多漢江衝雨渡棧道拂雲過對月應懷友臨盃且浩歌到家問黄菊三逕長青蘿

再過霍州

此地吾嘗治風塵幾度遊道隨汾水折雲擁霍山浮昔往黄梅雨今來白鴈秋萍踪倦行役何處是滄洲

平遥夜坐

漠漠荒城暮飄飄旅笥𡨚坐看寒燭盡愁絶夜更催冀北花爭發秦西鴈不來嵗華容易改春盡且塵埃

同戈懷古

英俊同戈地隋唐百戰秋晉陽戎馬歇爪步錦帆收風野平沙合霜林落葉稠更憐金水碧咽咽下徐溝

送高都御史總督南糧儲

留都根本地國計仰臺臣民力東南竭天葘遠近臻傳曰饑饉洊臻聖皇思博濟君子抱經綸獨嘆陽城拙空勞撫字仁

麗水道中答慧岩

驅車下麗水倏雨發微涼晴樹遥偏綠秋山晚更蒼闕城嚴虎豹郡邑少豺狼更喜薇垣使春風滿婺陽

聞舍弟下獄

邸報封章事敷陳與世違怪來明主怒原是小臣非事業千年遠存亡一葉微高堂雙白髮如我只宜歸

出獄至蒲

驅車下蒲坂雲樹見吾家覆苑堤堤柳沿河曲曲花生還仍故國客去幾天涯不寐今宵月鷄鳴問渡槎

詔獄　自浙至京未嘗頃刻釋三刑
五品監司貴朝廷法不私一封瀆明主十口累相知黄
卷春扉靜青燈夜榻遲舊聞胡憲使此日慰相思
胡先在錦衣獄
懐慧岩　嚴江夜半之别在於夢寐之中覺而視
之但見孤舟揺揺烟波浩浩於天涯之外回首
仙舟殆不能為懐却恨當初萍聚處只將懽會
作尋常耳小詩見意幸賜俯和以慰客情

畫舫潮來別孤帆夜不眠寒江烟浩浩秋野草芊芊客病經三月天涯又一年微垣新月上今夕最堪憐

具慶受勅　繼母也

東署多勞績褒封感聖明錦雲宫墨淡寳篆玉香清雨露椿萱秀恩波泉壤榮高堂春酒緑悲喜可勝情

送焦少師閣老致仕

聖主咨元老封章遽乞歸黄麻心尚壯白髪願何違事業存青史勲階冠紫微泌陽富花鳥相對好忘機

懷友

關西一羇旅燕北苦孤吟夢落沙樓月魂消灞水心思君無藥力念爾獨情深湖海孤舟夜秋來風雨侵

聞車駕幸北邊

聖主思弘業揚兵出紫宸天威凌瀚海殺氣薄秋旻鏖戰有邊將奇勳多近臣傳聞奏凱日還欲下三秦

獄中對棊

畫地為棊局相看趣亦深推移惟信手勝負不關心得

著知秦漢收枰嘆古今達人觀物變志士惜分陰

獄成坐獄誹謗

獄吏傳招下文羅亦大深青蠅閙㸃壁黄口果銷金欲效燕人哭應悲楚澤吟神靈存九廟堪獻小臣心

孫羽士太初　閩内人隱於浙江西湖之上

羽士閩中産高名遠近聞洞賔通變化太白富詩文華岳三峯月終南萬壑雲西湖歌舞地簫皷日紛紛

雲中道

景物邊城異多愁旅更增風高聞晝柝白日擊柝日薄結秋氷八月有氷渡水愁沙陷桑乾河沙忽然陷人馬陷下俱無蹤跡登山畏石崩度陵山踈土嵌石大石忽崩下人不能避晚來孤館宿燃木即為燈

晚至沁州書懷

昔歳蒲關度淹留直至今病來改蓬鬢春到益鄉心萬壑迷寒雨孤城隔遠林須臾悲角起悵望一沾襟

畢尹祈雨有應

夜半陰雲合滂沱應候霖參天萬竿玉遍地一犂金歌

舞斯民樂精誠大尹心五行洪範傳感應驗于今

慶源堂　松皐閣老

舊趾留遺澤新堂起慶源河泉自星宿山脈發崑崙派到函關大峯惟嵩嶽䝴精靈鍾勝地閥閱冠中原瑞氣通黄閣天星照紫垣一門三宰相兩代八賢孫聲實心名在勲功汗簡存師臣松皐老先生也榮極品大作答皇恩

送介溪宗伯承天祀陵

達孝隆追王天恩顯大倫星槎勞使節圭璧奏皇仁犧

酌靈神格鑾刑至敬仲登歌周禮樂奔走漢儒紳歷歲

松楸古凌空殿閣新荆衡萬馬下江漢九龍馴期會隆

昌運精英毓聖人宸碑光御翰寵命被詞臣問俗周郊

甸覲風駐駱駰民情與吏治還望達楓宸

靈石道中

汾水環靈石蒼山落日程攢峯寒霧結宿莽暮烟生牧

笛横牛背樵歌雜鴈聲夕陽催去騎緑樹遶行旌墜葉

三秋思飄蓬萬里情家山漸喜近人語似秦城

虢亭道中

雲隮千巖落照荒村幾樹輕烟暗水聲聞澗底流鶯啼傍花前

落日旌旗摇曳晚風鼙鼓填諠新柳蒲堤春色長楊夾道黄昏

再過虢亭

初去煖風緑柳重來冷雨黄花天末數聲塞鴈庭前㵎樹寒鴉

野戍淒淒畫角山城處處寒砧最是秋風羇客不堪暮雨鄉心

盤石道中

萬里久淹海嶠一官又到春初花鳥更添客思雲山還滯鄉書

聞說南荒溽暑原來海國寒多盤石桃花未闕長安春色如何

苑洛集卷十